

|| 学人拾闲

寻物：留住岁月的痕迹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何希吾的家,就像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客厅、书房、卧室,几乎在他家的每个角落,你都能看到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稀罕“世界”

来自西藏的磐和钵,来自日本的香炉和烛台,来自世界各地的硬币,还有各式各样叫不上名字的另类货。

比如何希吾到四川走亲戚时买下的“宝贝”——一件铜制带表链的小盒。一侧无盖,有裸露在外筷子粗细的小洞,一侧有盖,里面是针孔细的小洞和凹槽。

“它是以前帐房先生随身携带的笔墨盒,”何希吾告诉记者,“无盖的那端插毛笔用,有盖那端则当墨盒。不要小瞧这简易的小装置,它的很多细节设计都体现着智慧。”何希吾笑称这或许就是自来水笔的原型。

从笔墨盒、自制卷烟器、像章模具到秤杆、熨斗和脚炉,从家里到租来的十多平米地下室,何希吾收藏的这些稀罕物让记者大开眼界。而这其实只是他收藏物件的冰山一角。

翻开一本A4纸装订成的2cm厚的收藏目录,上面一行行表格清晰地记录着何希吾从1991年的到2004年间收藏物件的信息。农具、工具、家具、仓储器具、灯具、刀具、厨具、烟具、酒具、茶具、法具、硬币、熨斗……就连过去农民穿的长袍、裤子,系的腰带,盖的被子,解放前妇女用的裹脚布和小鞋也都按门类地记录在何希吾的收藏目录。

在他看来,这些人过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故事,应当被后人知晓。

从1991年至今,何希吾利用业余时间一直做着收集它们的工作,而这个爱好也几乎占据了他人业余生活的全部。

旧物牵情

何希吾最初走上收藏之路是个偶然。1991年,到安徽蚌埠出差的他,误打误撞进了当地的古玩市场。4元钱买的一枚张学良纪念章成了他第一个收藏。此后,何希吾一发不可收。每出差到一座城市,他都要抽空去一下当地古玩市场。

与别人喜欢收藏奇珍异宝、名人字画不同,何希吾只收集百姓用过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发展史。”

令何希吾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大规模地消失。在他的老家福建福清,由于当地农业慢慢萎缩,许多他小时候在地里干活常用的农具都在慢慢消失。2000年开始,每次回家探亲,何希吾都会托人打听哪里还有那些农具。

古代榨甘蔗用的巨型石碾子、脚踩和手摇的水车、舀米的容器、搓绳线的工具……何希吾至今仍对自己儿时记忆中的农具如数家珍,他不但记得它们的样子,还记得它们的用途。

功夫不负有心人。何希吾在福建收集到的一百件农具,装了满满的三辆汽车。而它们中的许多,当地四五十岁的人从未见过。

为了发挥这批农具最大的社会价值,他将它们捐给了福建农林大学。“他们要以此为基础建这方面的博物馆,已经筹备了几千万的捐款。这样一来,历史上农业相关的东西,比如生产工具,都能非常好的保留下来,也算为后人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做点小贡献。”这令何希吾非常开心。

而在老家收农具的过程中,何希吾也意外收到了市值10余万的清代藤盾。知道这属于古代军事用具后,何希吾又将这个用藤条编织的

盾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您捐赠的这件藤盾填补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所用兵器的一个空白。”军事博物馆鉴定专家说出的这番话被何希吾看作是对他收藏的一大认可。

乐淘之路

“我退休以后基本把时间都花在收藏上了。”自1997年何希吾退休返聘直至今年彻底赋闲在家,除非工作,否则每个周末,他都要到潘家园旧货市场去转转。遇到与百姓生活有关的旧器物,还会挑好的买回来。

尽管他的第一件藏品,张学良纪念章后来被证实为冒牌货,但这并未打击他收藏的积极性。在他看来,出于爱好的收藏与出于投资的收藏,面临着的风险是不同的。

“投资可能会看什么赚钱,就多买什么,而且往往选择的藏品单价较高。而我收藏东西只

看藏品的意义,不想赚钱,所以每样最多买一个而且并不会很贵。”正是秉持这一原则,收藏带给何希吾的更多的是快乐和享受。

虽然20多年来,何希吾将审稿费、项目评审费、野外补贴等等工资外的收入全部投进了收藏事业,花费十几万元,却从未遭到家人的阻挠。而且,在他的带动下,妻子和儿子也先后成了收藏爱好者。

“我爱人对工艺鞋感兴趣,现在已经收集了世界各地上百只各种质地的工艺鞋,非常漂亮。我儿子在美国已经集齐了那边所有年代的分币,现在正在收集国内的古银币。”正是一家人共同的兴趣点,让何希吾的收藏之路多了陪伴。

对于未来,何希吾说:“我的收藏还会继续,而且会更专注于熨斗和烟斗这种系列收藏。”

除此以外,他希望能够有机会开办一个网络在线博物馆,让自己收藏的这些讲述社会的发展和时代故事的老古董能够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何希吾和200多个熨斗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在“何希吾博物馆”——一个租来的十余平米地下室里,竖立着6个高高的书架。书架上陈列着的200多个熨斗,大多都是奇形怪状的古代熨斗。这是何希吾20多年收藏生涯中最引以为豪的藏品。

“之所以选择收藏熨斗,完全出于儿时留下的一个印象。”何希吾告诉记者。

上世纪40年代,七八岁的何希吾曾见过一个亲戚使用烧炭铁熨斗熨烫衣服。这种稀罕物在那时就给何希吾留下了深刻印象。上世纪90年代末上收藏之后,何希吾便开始寻找当年见过的烧炭铁熨斗并一探究竟。

在搜寻烧炭铁熨斗的过程中,何希吾竟也发现其中的乐趣,慢慢迷上了收藏熨斗。还曾去美国、日本淘了蒸汽熨斗、瓷熨斗和最早的电熨斗。

熨斗成了何希吾全部收藏中开销最大的一个。最多的时候,他一下子买了5个各式各样的熨斗。“噢,就是这5个,是我以前出差到昆明时买的,别看它们都是熨斗,这中间的差异却也很大。”的确,在熨斗诞生的2000多年里,光是外形就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最古老的熨斗是三角形或者长方形的烙铁;后来有了像小号平底锅似的熨斗;再后来,长柄的“锅把”变成了熨斗提梁;然后再发展,熨斗开始成了一个盒子,开始通过盒子内部热源的热量传递熨烫衣服……”

随着收藏熨斗数量的增多,何希吾对熨斗也

从简单地了解外形,变为更全面的思考,开始发现其间的一些关联。

“为什么这个时期的熨斗要设计成这种形状,这应该与服装的演变相联系;为什么这个时期的熨斗都是这种材质,这应该与铸造业的发展有关系;为什么这个时期的熨斗使用这种热源,这应该与当时科技的发展分不开。”就是这些刨根问底的问题和全面的思考,让何希吾逐渐从外行变成熨斗行家。

而在收集熨斗的过程中,何希吾还发现纹刻在熨斗上的纹饰也随着朝代的更迭,发生着变化。“光是这明清熨斗上的纹饰,我觉得都够写一本书来专门介绍。”小熨斗在何希吾那成了一片新大陆。

现在,何希吾正在系统整理有关熨斗的考古发现。《考古》、《文物》、《考古参考资料》这三种杂志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装订本,都被何希吾泡在图书馆里翻了个遍。

从中,他整理出了26个考古出土的熨斗信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铁里木克,于1981-1982年,发现战国时期铜熨斗,其基本特征、形制……”这是何希吾整理的出土熨斗名录的第一条。

通过整理编写土熨斗名录,何希吾又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原来,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熨斗,一些书中所写汉代才有熨斗肯定是错误的;



何希吾将清代藤盾捐赠给了军事博物馆。

1973年在北京已经出土了辽代陶熨斗,也推翻了有的书所写“不存在陶熨斗”的定论。”

虽然在国内,何希吾并未见过唐宋两代出土熨斗的记载和实物。但是在美国芝加哥的博物馆,他看到并拍摄到了两个出土自中国四川的唐代熨斗。

“藏品是历史最好的说明。”何希吾一直坚信。也因此,他像着了魔似地不断收集新熨斗。“每逢周六或者周日我都会起个大早去潘家园转转。”他生怕错过与熨斗相遇的机会。

研究熨斗久了,何希吾也有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那种一个圆、一个尖、两个同时出土的熨斗,是配合起来用的。圆的熨斗适用于大面积的熨烫,尖的则可以通过缩小接触面积处理衣服上的边角角。

“我准备专门写一个关于熨斗的小册子。将熨斗的起源、熨斗的功能、熨斗的类型、熨斗的形状、熨斗的热源、熨斗的纹饰及其引申出的服饰演变都写进去。因为目前还没人系统地专门地写过这方面的东西。”

从事了一辈子水资源研究的何希吾,又开始了新的研究。收集资料、找代表性照片、向考古专家学习,如今的何希吾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

“我要争取早点搞出这本熨斗方面的小册子,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 艺海传奇

与政治共舞的肖斯塔科维奇

■周天



开始跟母亲学习钢琴,11岁时开始学习作曲,19岁创作的《第一交响乐》使他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

1934年,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列宁格勒举行首演,好评如潮。这部被誉为无产阶级歌剧里程碑的杰作将他推向了巅峰。一时间,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俨然成为苏联音乐第一人。

中国有句老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两年后,斯大林出席观看了该剧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于是乎,肖斯塔科维奇的恶梦降临了。这一年,苏联的大清洗进入高潮。“人民公敌”肖斯塔科维奇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便收拾起一只手提箱,静静地等待被枪决的那一刻。

幸运的是,斯大林没有将他投入监狱。也许,在斯大林看来,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他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

1937年,作为“赎罪”,肖斯塔科维奇完成了《第五交响乐》,并将它献给了斯大林。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生活在恐怖和悲剧的阴影中,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真实的内心。面对一次次的残酷运动,他不得不妥协于现实的压力。而这一切也使他化险为夷,躲过了一次次可能被枪毙的命运。

他这一生共创作了147首音乐作品,其中《第七交响乐》(也称《列宁格勒交响乐》)是他获得世界级声誉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对美

国人来说,二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这部交响乐。

该作完成于1941年。这一年,希特勒的德国以32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4个坦克师和一个骑兵旅,还有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猛烈进攻列宁格勒。希特勒决心在这一年秋天结束之前,将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肖斯塔科维奇回忆说:“战争的来到使俄国人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悲伤的权利。”战争改变了一切,在饥饿和寒冷的摧残里,在死亡威胁的脚步声里,肖斯塔科维奇意外地得到了悲伤的借口,他终于可以安全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悲伤了,再也不用害怕什么。

《第七交响曲》是在隆隆的德军炮声中首演的。当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已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参加的20个乐手中一半是被担架抬来的,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仅经过15分钟的排练后,《第七交响乐》就在列宁格勒大剧场匆匆首演了,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

首演获得空前的成功,《第七交响曲》立刻成为这个正在遭受耻辱的民族之抗争之声。斯大林将它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并得到了盟国的好评。接下来,《第七交响曲》来到了凯旋门,乐曲的总谱被拍摄成微型胶卷,由军用飞机穿越层层炮火运往美国。1942年7月19日,著名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在纽约指挥了《第七交

响曲》。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合唱,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做了实况转播。《时代》杂志将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中,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的漩涡。不管愿意与否,他总是在荣誉的顶端或者政治危机的险境之间徘徊。1975年9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1976年,他的回忆录被他的口述的整理者、俄罗斯学者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有人说,如果说肖斯塔科维奇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有过短暂的复兴的话,恐怕要归功于《见证》的出版。《见证》是笔者读过的最好的一本自传。一位大师如此真实地表露自己的优点和弱点,坦白自己内心的爱和恨,实为罕见。

在西方舆论看来,肖斯塔科维奇和马雅科夫斯基没什么区别,都是依附在斯大林体制内的御用艺术家。但《见证》一书,却让我们读懂并深深理解生活在专制下那巨大的痛苦。

在该回忆录的开篇,肖斯塔科维奇这样写道:“关于往事,必须说真话,否则就什么也别谈。追忆往事十分困难,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我不想在这些废墟上建造新的波将金村,我们要努力只讲真话……”

|| 艺术速递

话剧：

《天下第一楼》

时间：2013.07.14-2013.07.21

地点：国家大剧院

在话剧舞台上,《天下第一楼》称得上是绝对的经典剧目。该剧于1988年6月12日在北京首演,至今已演出500场,是继《茶馆》之后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

全剧讲述了老北京一个名叫“福聚德”的烤鸭店里发生的故事,几十载悲欢离合,世事变迁,人事沉浮,烤鸭店也伴随着主人公的命运经历了兴衰荣辱。编剧何冀平笔下展示了浓郁的老北京风土人情。同时机智幽默的台词、精美的舞台演出形式、紧凑的舞台演出节奏,也让人们在感受主题之外,完成一次非常丰富的艺术享受。这可能也是《天下第一楼》长驻舞台的原因。

随着时间推移,出演《天下第一楼》的演员都已换了两次。1988年首演时,“新人”杨立新在剧中饰演大少爷。2001年复排时,杨立新“升级”成了挑大梁的“福聚德”掌柜。从当年“大少爷”升任“掌柜”的杨立新被编剧何冀平肯定,毫不逊色前辈甚至有过之。

同杨立新一样,岳秀清也是演了20多年《天下第一楼》的“元老”。她说:“最开始我演玉雏儿这个角色时,是演吕中老师的B制。如今,与我搭档的演员换了,我的表演也要跟着改,要符合新的演出环境,找到人物合理的反应。”

《天下第一楼》的首演被很多演员和导演看作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兴的标志。如今,一再重排重演的《天下第一楼》更是成《茶馆》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现实主义戏剧的经典代表作,不但拿下“文华奖”,中央戏剧学院首届学院奖“文学奖”,“曹禺奖”等大奖,还多次受邀出国展演,被列入中国建国五十周年文学精品集。

如今,即将登上国家大剧院“名家名作经典呈现”舞台的它,又将有何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术展：

与时代同行——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

藏品大展

时间：2013.05.18-2013.07.08

地点：中国美术馆

今年是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徐悲鸿《战马》、蒋兆和《流民图》、四川美院集体创作《收租院》、罗中立《父亲》等諸多难得一见的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也因此与“与时代同行——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藏品大展”上悉数亮相。

除此以外,初次亮相的齐白石的草虫册页,张大千的山水,吴作人、孙宗慰、李瑞年的早期油画因为弥足珍贵,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一般纪念性展览,或其他的专题和断代的展览,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藏品大展建立在对整个20世纪至今美术发展的宏观把握和整体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所以,与这些“宝”一同展出的还有大量的档案文献和当年的展览请柬、门票等“历史档案”。也就是说,来这里参观,除了“看宝”,还可以“读史”。

“美术叙事”的美术史是直观的和具体的美术史,有助于让广大观众在历史的长廊和美的巡礼中感受中国艺术家在“现代美术之路”上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这也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策划本次展览的思路。

正是按照这个思路,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连环画、年画、漫画、宣传画、水彩画、装置、综合绘画等门类,共666件展品,辅以珍贵美术书籍和美术大事年表,通过“传承与引进”、“苦难与抗争”、“探索与拓进”、“主人与家园”、“反思与开放”以及“多样与繁荣”共6个部分,慢慢向观者诉说着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故事。

舞剧：

《孔雀》

时间：2013.07.04-2013.07.06

地点：南京前线大剧院

作为杨丽萍舞台生涯的谢幕之作,《孔雀》是其四十年舞蹈艺术的精华沉淀,倾尽半生功力的收官力作。

与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像》、《藏谜》不同,以舞蹈形式呈现的《孔雀》用舞蹈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有完整情节又有深刻寓意的故事。

生机盎然的春天,杨丽萍身着粉红色的孔雀裙,跳起经典独舞《雀之灵》。葱茏夏日,两只孔雀在林间情意绵绵,再现龙年春晚的那段《雀之恋》。萧瑟秋日,“黑暗”的乌鸦想要夺走美丽的雌孔雀,雌孔雀与之奋力抗争,此时的“雀之恋”到了生死离别的关头。皑皑冬日,雌孔雀以缓慢的舞姿表达失去恋人的哀伤。

指尖舞动,身姿摇曳,杨丽萍用富有创造力的舞蹈动作展现了春、夏、秋、冬四个篇章的故事变化,讲述着一只孔雀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对爱的探寻和思考。

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杨丽萍要跳足一个半小时。独舞、双人舞,也有三人舞、四人舞,还有群舞,她都要参与其中。对一名年逾五旬的舞蹈家来说,这是对精力、体力的巨大挑战。

而在舞台最右侧的“生命”之树,扮演“时光”的杨丽萍白色小彩旗为了表现永不停止的时间,需要穿着白色裙装不停地旋转,每场演出至少都需转3000圈。

成名于《孔雀》的杨丽萍,将完美收官于《孔雀》。

栏目主持：辛可